

辣手觀音

下

楚狂客 著



辣手觀音

楚狂客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〇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佛门胜地华清寺，原是风光旖旎、游人如织的名山宝刹，一夜之间，陡然变成了阴风惨惨，遍地血泊的阎罗殿……

一封封隐头瞒尾的信帖飞往各地，狂妄地命令武林各大门派：必须在三个月内，各送一名十六至十八岁的少女到华清寺。抗命者，杀无赦！

三个月内，少林三长老暴毙于金刚殿中，武当掌门人及十八位门内高手，在风雨之夜身首异处，乾坤派六十余人瞬间横尸荒郊；石家堡被焚，堡主失踪……原因全系抗命。江湖上下人人自危，恐怖之雾愈来愈浓。

然而，正义之士岂容邪恶横行！

太极派高手赵志豪男扮女装，代替师妹深入虎穴，历经艰险磨难，九死一生，终于查清了华清寺和尚索要少女的秘密，解开了一段奇异复杂，牵涉武林几代人的恩怨情仇。

全书结构庞大严密，情节曲折惊险，间有缠绵悱恻的男女情爱，张弛有致，清新脱俗，读来兴味盎然。

第七章 白发巧饰红粉妆

赵志豪进入华宾客栈，伙计忙迎上来，道：“少爷是要住店么？本店有上好的房间。”

志豪道：“不，我要见庐山圣母。”

伙计躬身道：“好，请跟我来。”领志豪入内。

志豪回过头来，见高天大等十余人均站在门口，个个怒极而视，目中射出闪烁的凌芒。

志豪淡然一笑，跟伙计转入通道。

迎面匆匆来了一个黑脸大汉，一见志豪，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啊！你真来了，你为什么那么傻？”

志豪一愕，道：“轰天兄，什么事？”

“你难道不知庐山圣母要杀你吗？快走……”

“好哇！你小子吃里扒外，竟敢中途报讯！”

一个慕容珠的护卫从横里裹出来，指着轰天雷怒声喝道：“你简直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轰天雷巨目一瞪，抢步前来，道：“俺中途报讯，你又敢怎

样？”一拉志豪的手，道：“走，谁敢拦你，俺就揍谁！”

志豪忙摆手道：“轰天兄，请别为我与贵同伴伤感情，我既已到此，要一见圣母，再说，就想走也走不了。”

最后一句，是指乾坤帮高手在外等待。

轰天雷不知就里，以为志豪是怕他们同伴阻拦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笑话！”向其同伴一挥手，喝道：“滚开！”双掌一翻，即欲向其同伴劈去。

“住手！”丧门子忽然由里出来。

轰天雷闻喝，忙收回欲劈之势，回过身来，笑道：“干吗？你也想插上一手？”

丧门子不屑地笑了笑，对志豪拱手道：“请，圣母在等着你。”

志豪点了点头，回对轰天雷道：“今晚的事不与你相干，希望你稍安毋躁。”

丧门子道：“别与他罗嗦，走吧！”领着志豪入内。

轰天雷冷哼一声，也随后跟去。

转了一个弯，来到一个院子，慕容珠的十余护卫都在此院中，有的来回踱步，有的低声谈话，一见志豪，即都以愤怒而含仇恨的目光投向志豪。

丧门子领着志豪登了三五级石阶，伸手轻敲了两下正面的厅门，道：“圣母，赵小侠来了。”

庐山圣母开门出来，冷漠地瞥了志豪一眼，对院中众人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气也没法了，各位请回房休息吧！”

西门源道：“圣母这话是什么意思，难道就这样放过他不成？”

圣母喟然道：“就杀了他也无济于事了。”

西门源道：“虽说时间已晚，也可消消我们心头之恨。”

圣母道：“仇怨宜解不宜结，为他，我已与数十年的老友波罗神尼起了误会，看来一切都是天定。唉！小徒不争气，使各位失望，实对不起各位，请各位原谅。”

西门源冷笑道：“既这样说，就算我们倒霉了。”怒瞪了志豪一眼，愤然而去。

其他十余人，见庐山圣母态度忽变，也含愤而去。院中，只剩下丧门子和轰天雷二人。

志豪见情，大为纳罕，看看圣母，又看看愤然而去的众人，一片茫然。

圣母对丧门子和轰天雷道：“二位也回房休息吧。”

丧门子暗叹一声，怏然而去。轰天雷莫名其妙地也离开院子。

庐山圣母对志豪道：“请进来！”领志豪进入厅中，令志豪在一张乌木椅上坐下，冷然道：“你可知道我今晚请你来此的意思？”

志豪欠身道：“不知道，请前辈赐告。”

庐山圣母在志豪斜对面坐下，道：“慕容员外有意将小徒许配给你。所谓‘师若父’，天下父母，有谁不想自己的孩子锦衣玉食，富贵荣华？”顿了顿，继道：“你可知道珠儿为什么落第么？”

“晚辈不知。”

“她是自己放弃武试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可知道她为何放弃武试？”

“晚辈也不大清楚。”

“完全是为了你，你可知道，她的一生幸福已被你葬送了。”

志豪寡言，大为不安，暗忖：她真的为我放弃武试？唉！我真该死。转念一想，叹道：“真是阴错阳差，前辈若非太固执，事情也许不致弄成这等样子。”

“你这话是何意思？”

“前辈有所不知，四个月前，晚辈偶在慕容家借宿，巧逢黄山派来掠慕容姑娘，被晚辈打败。慕容员外感晚辈之恩，曾向晚辈提起婚事。晚辈自惭形秽，不敢高攀。不料，慕容员外忠厚过甚，竟送我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，假言系普通之物，以作纪念。晚辈不知就里，而盛情难却，至我离开慕容庄后，偶尔取出一看，盒内尚有一张纸。”

接着，将那张纸意说了一遍。

庐山圣母道：“你既无意这门亲事，为何不返回谢绝呢？”

“当时，我正要返回璧还时，适遇丐帮穷翁，告诉我敝师妹被乾坤帮掳往桃源谷，并叫我立即追赶，故未回来。”并将以后三个月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庐山圣母点了点头，没有答话。

志豪继续道：“后来，我偶尔交上波罗神尼，她说她与你是多年老友，并同来请你替我解去误会，好让我将宝珠还给慕容姑娘。不料，前辈你却连她老人家也恨在内，不予相见，使她非常伤心。”

庐山圣母长叹一声，并未说话。

“众人了解我非蒙面人帮手后，便充当了林芝华的护卫，目的是一会蒙面人，及欲见慕容姑娘一面，还她宝珠和请她立去夺魁。不料，前辈你却视我如盗如虎，不给我近前，也不与我

说话，所以我没有办法。”

庐山圣母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是我的错了，这也许是天意。”

“慕容姑娘的武功，我已见过，若非误会，后座非她莫属，真可惜。”

庐山圣母喟然道：“事已成过去，后悔无益，我今晚请你来此，并无他意，是要将小徒交给你。”

志豪闻言一愕，急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要将她许配给你，她父亲给你的那颗蟾蜍珠宝就算是定婚信物，你有什么东西给我一点？”

志豪登时两颊飞红，心头剧跳，呐呐地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怎么成呢？我……”

“她的一切都已为你牺牲，你已毋容推托了。”顿了顿，继道：“你如未带有可作信物的东西，不给也好，明天就同我们一起南下，到家后就成亲，今后你也不必在江湖上乱跑了。”

“不！不！”赵志豪站起焦急道：“不行！”

庐山圣母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行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配。”

“你是南极仙翁之徒，可说是武林骄子，你不配谁配？难道是嫌小徒长得丑陋不成？”

“不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，莫非有难言之隐？”

志豪搔了搔头，又搓了搓手，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与乾坤帮有血海深仇，乾坤一君早已通令天下各分堂捉拿我，我来此时，就有十余个乾坤帮高手跟在身后，我此时处境，可说是朝不保夕，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，如有不幸，不是要害慕容姑娘一生么？再说……”

他话未完，房门忽然呀的一声，慕容珠自房中出来，见她那羞人答答的情态中，却含着一层悲愤的神色，走至庐山圣母的身旁对着志豪欲言又止。

志豪本想说“他有个师妹，不知生死，若未死，他不能将她抛弃”。但见慕容珠出来，又见她那副娇花照水之貌，杨柳扶风之态，心头一荡，竟说不下去了。

庐山圣母拍了拍慕容珠的肩胛，道“出来干吗，不害臊么？”

慕容珠被她师父一说，秀脸上又加上一层朱色，一跺脚，碎步跑回房中，但忽又探出头来，道：“乾坤帮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可不怕他们。”

志豪暗叹一声，心道：你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凭你这点本事，乾坤帮任何一人均能将你置于死地。

但不知怎的，他却说不出反驳的话。

庐山圣母道：“你就是为这事而不肯完婚么？”

“是……的！”他与他师妹已私订终身，本来是推婚最有效的原因，可是他却恐伤慕容珠的心，不忍说出。

庐山圣母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的心倒不坏，能替珠儿着想。不过，凡武林中人，可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仇恨，若为了仇恨而不结婚，是说过不去的。现在我决定把她许配给你，你以后的生死存亡，就只好看她的命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志豪来此之时，以为有一场生死苦战，不料，不但没有苦战，反得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。本来，应是一桩喜事，但志豪却觉得比苦战更苦。

庐山圣母庄肃道：“不必‘可是’了，明天就跟我们南下。”

志豪他尚有许多事待办，怎能现在成家？于是，他顾不得

伤慕容珠的心了，歉然地把他与她师妹的关系，及她师妹的生死情形说了一遍，并道：“我师妹脸上挂着两个‘淫’字，万一她没有死，已绝难嫁人了，所以我实不忍抛弃她，令她孤独一生。”顿了顿，又补充一句，道：“她就是波罗神尼的孙女王丽君。”

他此话完后，忽闻慕容珠在房中哭泣，一时又大感后悔，恨不得冲入房中，好言安慰她一番。

庐山圣母闻言，低头沉默了一会，忽地毅然道：“我心中决定的事，从不改变，今晚你非答应这门婚事不可，致于令师妹，你怎么处理都可以，将来我决不找你理论就是。”

意思是说，志豪可以娶二房妻室。

志豪听到慕容珠的哭声，已很后悔，现听到庐山圣母的话，虽感到对不起王丽君，也只有这个办法能两全。当下，红着脸道：“那太委屈慕容姑娘了，可不知慕容姑娘愿意否？”

庐山圣母道：“我决定的事也不由得她不愿，你先回去收拾行李，明天早些登程。”

“不，明天我不能跟你们南下，我先给她一件信物，待我事毕之后，再去慕容庄拜见伯父母。”说着，自贴身衣袋里，掏出一块桃形玉牌，继道：“这玉牌，上面有我的姓名，我师父拾我回山时，是挂在我项上的，大概是我父母的遗物。”将玉牌递给庐山圣母。

庐山圣母接过玉牌，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可将这事办完？”

“很难说，总之，我决不会中途变卦的了。”

“好的，我相信你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明天我们就启程南下，你如有空，就送我们一程，否则，不送也罢。”

志豪道：“明天我一定来送你们。”向庐山圣母一揖，告辞

出厅。

慕容珠忽地冲出厅来，急道：“你不是说乾坤帮的人跟踪你么？”

一言提醒志豪，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不错，昨晚我一掌打断戳情娘子的腿，他们大概要找我报仇。”

慕容珠道：“我们几个人陪你回去好么？”

志豪淡然一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我若不与他们死拼硬打，他们也无奈我何。”

庐山圣母不解地道：“昨晚你不是说被蒙面人打伤的么，你怎么又会打断戳情娘子的腿？”

志豪俊脸一红，尴尬地笑道：“昨晚我是骗你的，因为我怕你追究原因，泄漏其中秘密。”

慕容珠道：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这事影响甚大，以后再告诉你们好吗？”

慕容珠小嘴一撇，道：“不行，你得现在告诉我们。”

志豪无法，也念及她是他的未婚妻，不会将秘密泄漏出去，遂将他入桃源谷，得悉玫瑰魔女要各派送少女的用意，蒙面人拦劫花车的目的，玫瑰魔女混入考后会场，充当面试官的目的，他昨晚阻白琼芳的目的，详说了一遍。

庐山圣母顿骇道：“原来是为了一条黄龙鞭，乃致闹得天翻地覆。”

志豪道：“据说黄龙鞭是薛仁贵所遗之物，鞭三尺，影三尺，鞭风三尺，威力绝伦，九尺之内，可置人死地。得此鞭者，即可统驭江湖。”

庐山圣母道：“黄龙鞭的传说，我也有所听闻，却不知其埋藏图会在两个少女背上。”

志豪又将图在少女背上的原因说了一遍，并道：“此事如传出江湖，武林少女可要更惨了。”

慕容珠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“这两位姑娘的父母也太莫名其妙了。”

志豪道：“我很希望得到黄龙鞭，否则，我可无法替师门报仇雪恨。”

庐山圣母道：“你阻白琼芳的用意，则是怀疑她背上有图，恐玫瑰魔女得去是吗”

“不错。”

慕容珠含着酸意地道：“即使白琼芳身上有图，你是一个男人……”

她话犹未落，屋脊上忽有轻微响动。志豪一震，猛悟及有人隔墙偷听，心中大慌，陡然大喝一声，一式乳燕穿梁跃出院中，同时双脚一顿，纵上屋脊，四下一看，果见两条人影，流星似地飞跃而去。

他认为那两人偷听了他的谈话，若被两人传扬出去，那还了得！当下，又大喝一声，拔步就追，欲将两人杀死灭口。

陡然，另一屋脊的暗处站起一人，暴喝道：“高堂主，什么事？”同时随二人驰去。

二人影中一人急道：“快阻止他。”

那人忽又回头，见志豪追来，登时煞势一站，哈哈笑道：“小子，昨晚被你跑了，今晚可跑不了！”

志豪心急秘密泄漏，见有人阻路，不与理会，扑上就是一掌！那人横地一闪，翻腕也劈出一掌。这一掌虽未劈着志豪，但也阻了志豪前追。

志豪向前一看，那两人已消失在夜色之中，登时大怒，但

一打量拦路之人，竟是乾坤帮的一流高手乌龟精吴金贵，不问已知，前面二人也是乾坤帮的人了。

当下，冷笑一声，一招童子拜观音出手，劈向乌龟精心脏要害。

乌龟精一时不知破解，被掌风余力扫中肩头，连打了两个踉跄，一脚踏穿屋瓦，哗啦一声，掉落屋中。

就在此时，七八条黑影纷纷纵上屋脊，向志豪扑来，刀剑铿锵，喝声震耳，将志豪围住。

志豪环目一扫，见七八人都是慕容珠的护卫，个个眼神奕奕，一脸杀气，似有将志豪碎尸万段之模样！

志豪淡然地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其中一人一抖长剑，道：“要你的狗命！”说着，刷地刺向志豪的小腹。

志豪摆腰错步，不退反进，左手一晃，右手一伸，只一招，即扣住那人握剑的手腕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若敢近一步，我即将他这条臂废掉！”说着，微抖了一下。

那人登时脸色大变，浑身发抖，剑落瓦面，失去挣扎能力。接着又道：“你们得人报酬，却不尽保卫之责，反勾搭强人来计算你们主人，难道不怕良心责备么？”

“胡说！”一位五旬老者怒喝道：“谁勾搭强人？我且问你，我们姑娘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！我们可能是误会了。”

松住扣那汉子的手腕的手，继道：“刚才有乾坤帮在此鬼鬼祟祟，不知想做什么，被我打倒一个，正欲捉之审问，却被你们拦住……”

“都是自己人，各位请下来吧！”庐山圣母在院中招呼其请

来的护卫。

七八人并非不知志豪系追踪宵小，而是他们恨志豪比恨宵小更甚，欲装糊涂，借机揍志豪一顿，不想只一动手，就被志豪制倒一个，使他们不敢再贸然动手。

现听庐山圣母招呼，更不敢动手了，只好怀着愤怒的心情，跳下地来，也不向庐山圣母询问原由，便各自回房。

志豪跳落院中，道：“我们刚才谈的话，可能被乾坤帮的人听去了。”

庐山圣母喟然道：“一切都是天意，你也毋须过于固执，由他们去吧。”

志豪道：“他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天下少女可能又要遭殃了。”顿了顿，继道：“你明天南下，如遇上找图之人，就干脆告诉他们，就说半幅在桃源谷神秘谷主手中，另半幅可能在白琼芳背上，免得他们盲目乱找，殃及其他姑娘。”

志豪看了看星斗，道：“天已快二更，我要回去了，明晨再来送你们。”

“好，你去吧！”

“慢点！”慕容珠自厅中出来，道：“昨晚师父说你受伤很重，现在好了没有？”

志豪道：“还没有完全好，现正服湘西一手的药。”

“那就在这里住上一夜吧，以免回途遇上敌人……”

志豪忙摆手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慕容珠正要再挽留，却被庐山圣母半笑半嗔地叱道：“喂！你害不害臊，刚订婚，就留他共宿！”

慕容珠连脚一跺，急道：“师父，人家是……”话犹未完，一溜烟地跑入厅中。

志豪羞红着脸，向庐山圣母一揖告辞，走出华宾客栈。

此时，夜正二更，虽已是二月中旬，但北国春迟，仍是感到夜风挟寒，故只是二更，街上已显得异常寂静。

志豪一面沿街慢步，一面欣赏都市夜景，行至一个拐角处时，突然间闪出一个五旬妇人，矗立在她身前，一动不动。

志豪一看，心头猛地一震，不自觉地连退三步，惊道：“是你，你……”脑筋一动，拔腿就逃。

“哪里去！”志豪只逃出三步，已被那人揪住后领。

志豪心慌意乱，顾不了许多，反来就是一掌。

但，掌只在途中，已被那人扣着肘骨，立感浑身酸麻，失去功力。

志豪武功已臻上乘，怎会只一动手，就被人制住？因失去了战斗勇气，虽身怀绝艺，却施展不出。

只听那人冷笑道：“好个有良心的东西，跟我走！”

志豪肘骨被扣，全身酸麻，不说无能反击，就连挣扎的余力也没有，气急地道：“你要把我怎样？”

那人头也不回，只冷笑道：“我要将你的心挖出来！”

“你松开手，我同你去就是。”

那人不再答话，也不松手，拖着志豪疾走，经过华宾客栈，忽想出口呼救命，欲惊动慕容珠和庐山圣母而来援救，却呼不出口。因为此时的狼狈情形，尤其是不愿被慕容珠看见。而又想到，这人功高莫测，即使庐山圣母等闻此前来，也无济于事，甚至徒被伤亡。

那人将他拖至城墙下，忽一顿脚，把他提上城墙，再一跳，便把他提出城外，向前面柏林一指，道：“那柏林就是你的墓场。”

走了几步，又道：“这地方风水不错，你能葬身这里，应算是你祖宗有德。”

志豪道：“我与你无仇无怨，你为何要杀我？”

“我若早把你杀掉，藏鞭图我应已得了，事情也不会闹出去，还说与我无仇无怨呢！”话毕时，人已进入柏林。

那人停住脚步，回身面对志豪，冷笑道：“你爱怎么死？”

志豪道：“你先把杀我的原因说出后，由你高兴。”

“好的！”顿了顿，继道：“我知道你的穴已被南极老儿移了部位，点不着你。不过，我也不用点你穴道，谅你也无能反抗。”话落，松开扣志豪肘骨的手。

玫瑰魔女一松手，志豪身上酸麻立退，运功调息了一下，道：“你说吧，我不反抗就是。”

玫瑰魔女道：“我命你不要离开桃源谷，为何不听？”

“我有我的事，我不能在桃源谷老死。”

玫瑰魔女冷笑道：“就凭你也要找藏鞭图，我即要杀你，而还处处与我作对，破坏我的计划。”

志豪道：“我怎会与你作对，破坏你的计划？”

“我好不容易取信国泰王，谋得一份考后大会的职务，欲利用职务的方便，觅取藏鞭图。不料，你却从中作梗，把白琼芳打伤。我问你，你怎知图在白琼芳身上？”

志豪怀疑蒙面人是他师妹王丽君，不敢实说，沉吟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何尝知道图在白琼芳身上？我打她，是因乾坤帮与我有仇，不愿她作皇后罢了。”

玫瑰魔女闻言大怒，右手一扬，欲给志豪一个耳光。

此时，志豪已不像刚才那样心慌意乱，见玫瑰魔女打来，忙一仰身，同时横扫双掌。

玫瑰魔女忽然格格笑道：“好哇！居然敢与我动起手来。”话落掌起，一招满天星斗，幻化出十余只手掌，向志豪上中下盘劈来。

志豪大惊，忙一纵身，侧跃八尺，同时展开梵刹掌法，拼命抵挡。

一时劲风荡漾，掌飙四卷，枝叶乱落，黄尘散开，不见星月。眨眼间，即打出五掌，五招一过，志豪即感不支。因为在华清寺时，玫瑰魔女任他劈了一掌，不但未将人劈伤，自己反被震伤，知道功力与人差得太远，处处闪避对方掌，不敢硬碰。在这情况之下，他能接下玫瑰魔女五招，也算是难能可贵了。

他陡然运功全劲，以普渡众生招式，劈向玫瑰魔女胸腹间的中庭、分水两大穴，心想：我劈向你穴道，饶你内功再精湛，也不能以反弹之力震伤我。

他念犹未尽，忽见玫瑰魔女双手一扬，硬接他的掌劲，登时大骇，忙收劲侧闪。

但，已嫌迟了一些，虽已闪过对方掌劲正锋，却未闪过掌劲余风，被扫了一下左膀，顿时，左臂全然失去作用。

玫瑰魔女并未乘机追击，格格笑道：“还要打么？”

志豪道：“是你打我，又不是我打你。”

玫瑰魔女道：“我打你是惩戒说谎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打伤白琼芳，纯是阻她考后，怕我看到她身上之图，而非为报你乾坤帮的仇，对不对？”

志豪闻言，暗忖：她也知道白琼芳身上有图？怒道：“你既知她身上有图，就将她捉来就是，又何必与我过不去？”

“我本不知她身上有图，刚才偶尔经这红云庄客棧，听她的护卫谈论，说是从你口中听到的。当时，我即潜入白琼芳房